

## 東南亞——地名變遷與地理區劃\*

### Southeast Asia: Toponomic Change and Geographical Demarcation

康培德<sup>a</sup>

Peter Kang

Abstract

The article spotlights both the toponomic change and geographical demarcation of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e governmental and the academic publications as well. It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the dynamics of its composition,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meanings behind the alternations. The discussed place names include *Nan-yang*, Tropical Far East, Tropical Asia, Further India, Indo-china, East India, Southeastern Asia, Southwestern Pacific and so on, whereas the disputed areas consist of the Philippines, Burma, Taiwan, Ceylon, Indian subcontinent etc. The article regards the nature of both naming and demarcating of Southeast Asia a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n space, in which it reveals the attitudes, positions and needs of various groups of peoples, cultures, and even academic disciplines as well.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Toponymy, Geographical Demarcation, Spatial Politics**

### 摘 要

本文嘗試透過官方、學術界等出版品，討論東南亞的地名變遷與區劃過程。文章重點在了解東南亞地區係如何形成，其組成係如何變化，及其背後的意涵為何。文章論及的相關地名有「南洋」、「赤道遠東」、「赤道亞洲」、「印度遠方」、「印度支那」、「東印度」、「亞洲東南」、「太平洋西南」等詞；而與東南亞區劃產生爭議的地區有菲律賓、緬甸、臺灣、錫蘭、印度半島等地。文章認為東南亞的命名與區劃為一空間的文化政治，反映出不同人群、文化、甚至學科主體的立場、位置與需求。

---

\* Special thanks to both head librarian Hanno E. Lecher of Sinologisch Instituut, Universiteit Leiden for open access to source materials and Dr. Fan Hongwei 范宏伟 of Nanyang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for kindly looking for related publications in China. The article is revised from the earlier version for the 11<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geography of Taiwan, 28-31 October, 2007, Taiwan. The author is also greatly indebted to the valuable comments from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from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The author, however, is responsible for all the error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the article.

<sup>a</sup>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教授。

關鍵詞：東南亞、地名、地理區劃、空間政治

## 前言

地名的產生，代表命名者將特定空間從無形轉成具體，為一賦予其存在意義的過程（Cresswell 2004: 98）。透過掌握、分析名稱的字義與其背後所屬的文化脈絡，往往有助於我們了解命名者係如何透過地名將地表空間賦予秩序（Tuan 1990: 30-44）。但地表存在的地名是何其多，不同的地名有著不同的意義，何者值得研究？值得登錄？其取舍的標準為何？加州大學出版的《加州地名：現有地名的起源與字源》（*California Place Names: the origin and etymology of current geographical names*）一書，即將「地域單位」（territorial units）視為一地名是否將登錄與否的重要指標（Bright 2004: xxi）。

作為地表空間上的地域單位，所牽涉的不僅是地名名稱本身，地域範圍的界訂，往往也影響了名稱的使用。這其中若牽涉不同的命名者，不論是族群文化之別或國際政治之角逐，所呈現出的往往是權力的圖象；換言之，地域單位的命名與區劃，背後所展現的係權力關係。以近年來歐盟的加盟、擴張過程為例，有一部分即是地中海地區的「歐洲化」（Europeanization）過程，當中牽涉的是如何將政治地緣空間（geopolitical space）進行調整與區劃（regulating and parceling），以符合歐洲／歐盟此一地域單位之名；這背後又充滿著不同國家為尋求新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利益之考量，權力的展現與角逐不言而喻（Jones 2006: 415-431）。地理區劃與命名，即處於此一空間政治的脈絡中，並透過其知識結構／認知體系來實踐；如美國於內戰結束後聯邦政府對國土的整治政策與理念，呈現的即是官方對空間政治的知識（spatial politics of governmental knowledge）。這又因政府係從位大西洋岸的政治中心進行遠距掌控（rule from a distance），故批判者認為係帶著殖民色彩的空間政治（Hannah 2000: 114）。十九世紀俄羅斯對遠東太平洋沿岸地區（amurskaia oblast）的領地擴張，其地理區劃、命名亦不脫此一空間政治的脈絡；「西伯利亞的密西西比」（Siberian Mississippi）此一稱呼，擴張、探查、兼併之意隱喻於名稱之中（Bassin 1999: 143-173）。

本文即以東南亞（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為例，從其地名變遷與地理區劃討論此一充滿著國際色彩的空間政治。東南亞一詞指涉的地理範圍，一般認為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以南為日本佔領之處（Williams 1976: 3）。此一界定方式，開宗明義即顯示東南亞一詞的國際政治性格。但東南亞地區，東亞世界稱作「南洋」、南亞及中東世界稱作「季風下之處」（lands below the winds）（Reid 1988: 6），長期以來一直與鄰近的東亞、南亞等兩大文明互動影響，因而呈現出批判社會理論常說的混雜、模糊等文化狀態。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政治對東南亞的定位，係因應此一時期的國際政治所需。基於此，本文嘗試透過官方、學術界等出版品，討論東南亞的地名變遷與區劃過程，以了解東南亞地區係如何形成，其組成係如何變化，及其背後的意涵為何。<sup>1</sup>

## 東南亞的一體性？

<sup>1</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官方與學術界之間複雜、緊密的關係，產生了所謂「軍事、產業、學術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此一稱呼（Barnes 2006: 149-168, Barnes and Farish 2006: 807-826）。本文處理官方、學術界出版品的方式，即立於此一立場；不將兩者視為不同的領域，而係彼此之間互有關聯、互為滲透。

東南亞一詞是否如其所指，代表著一完整的地域單位？其實不然。十九世紀以來著重客觀經驗主義的西方學者，大多訝異於東南亞內部的破碎性 (fragmentation)。自然學者華萊士 (Alfred R. Wallace) 即曾以植物分布的角度，將東南亞約略分為自喜馬拉雅山南向延伸的溫帶植物區，與源自澳洲的乾旱植物區兩類，其分界線約在婆羅州、爪哇島東緣 (Fisher 1971: 43)。不過，東南亞一詞的內涵，應以歷史文化或政治經濟等人文社會學科的考量，才是思維的主體。如以歷史文化角度切入，且顧及今日當地盛行宗教的現實，東南亞可分為深受佛教影響——以越南、寮國、柬普寨、泰國、緬甸為主體的印支半島 (Indochinese peninsula)，回教勢力所及的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半島 (Malay peninsula) (Gædès 1966: v, Allen 1970: 11-29)，及以基督教勢力為主的菲律賓。若僅採用印度文化在歷史上的影響力為出發點，則可將東南亞區分為漢化越南 (Sinicized Vietnam)、西班牙化菲律賓 (The Hispanicized Philippines)，及印度遠方等三個區塊 (Williams 1976: 3-4)。

但是，以歷史文化角度為主的劃分，因牽涉到不同時間層的複雜問題，難免出現張飛打岳飛的窘境。專研現代亞洲史的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 Harry J. Benda，曾將東南亞分成古典 (classical)、後古典 (post-classical)、歐洲涉入初期 (early European involvement)、現代殖民 (modern colonialism)、日本中介 (Japanese Interregnum)、獨立建國 (Independence) 等五個時期。在十四世紀前的古典時期，其將東南亞約略劃分為受到漢化、印度化，及不為前兩文明影響的菲律賓等三區塊。十四至十六世紀的後古典時期，及其後的歐洲涉入初期，伴隨回教與西班牙勢力的擴張，可劃分為漢化的越南、印度小乘 (Theravada) 佛教化的大陸東南亞、回教化的東印度群島及馬來半島、西班牙化的菲律賓等四區塊 (Benda 1965: 24)。換句話說，東南亞作為一完整的地域單位，其實是一人為的建構，特別是與東南亞有著互動經驗的外人。

## 外人眼中的南洋、赤道遠東、印度遠方、印支與東印度

對位東南亞北方的中國而言，係以「南洋」一詞東南亞稱。近百餘年來的海外華人認知中，「南洋」一詞除了泛指今東南亞的菲律賓、越南、寮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文萊、新加坡、泰國、緬甸等；有時，連今日視為南亞的印度、斯里蘭卡等處也一併泛稱 (Han 1975: 16 n 3)。這種華人觀點，說明南洋一稱係以中國為立足點，而指稱自中國飄洋過海南下的地域；廣義的南洋，甚至將大洋洲的澳大利亞一起併入 (Purcell 1951: xxiv note 1)。生活、居住在南洋的華人，泛稱「南洋華人」，係對四散各地華人的一個集稱 (Wang 1976: 405-423)。<sup>2</sup>

從另一角度來看，做為華人移居地的東南亞各地，大部份環繞著南中國海。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政治地理學者，如英國的 Sir Halford Mackinder、德國的 Karl Haushofer、美國的 Nicolas Spykman 等人，則以 Australasian Mediterranean 稱呼南中國海這片海域 (Lyon 1969: 131)。以「地中海」的概念，比喻、暗示環繞四周的居民，係以南中國海域為中心互動交流。無獨有偶的是，當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各國政治家亦日益注意到海權掌握與交通、經濟命脈的緊密關聯，而逐漸採行以

<sup>2</sup> 南洋一詞係清代中國以來對東南亞一帶的慣用稱呼，元明時期的中國多用「東西洋」稱之，唐代中國以前則用「南海」一詞 (王民同 1987: 2, 邱炫煜 1991: 312-326)。

大西洋、太平洋等海域為戰略要地的想法，並取代了原以歐洲、亞洲、美洲等大陸板塊為主體的思維，使東南亞的重要性日漸提升，猶如地中海或北海對歐洲的重要性（Lasker 1944: 7）。因此，英國地理學者 Charles A. Fisher 即指稱「南洋」一詞，代表著地域的一體性，特別是指東南亞（the unity of Southeast Asia）地區（Fisher 1971: 7 n 9）。

與「南洋」一詞對應的是北方陸塊，意即以陸地為主體、位於南中國的僑鄉。對華人而言，此一指涉地理方位的地名並不突兀；不過，對近百年來的歐美人士來說，一樣是飄洋過海，但指涉的地理方位卻截然不同。

以歐洲為中心的思維，將位於印度至歐亞大陸板塊東緣的日本稱為「遠東」（the Far East），以對應「中東」、「近東」等詞稱（Purcell 1965: ix）；「東南亞」，即為遠東的一部份（Jacoby 1949: 4）。但位處「遠東」南緣的東南亞，因地處赤道一帶，又有「赤道遠東」（Far Eastern Tropics）之稱（Fisher 1971: 3）。

不過，遠東的定義仍有其含糊性。以歷史學界的著作為例：遠東，既可視為中東阿拉伯世界以東，含括中亞、印度、中國等地，如 G. Nye Steigert 的《遠東史》（*A History of Far East*）（Steiger 1945）；亦可以排除中亞，僅指南亞及東亞，如耶魯大學的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著作《遠東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Far East*）（Latourette 1946）；或僅以中國、日本等為主的東亞世界，如賓西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 Paul E. Eckel 著作《一五〇〇年以來的遠東》（*The Far East since 1500*）（Eckel 1947）。因此，所謂「赤道遠東」，亦有說成「赤道亞洲」（Tropical Asia），重點只在強調東南亞的熱帶氣候特質。顧名思義，「赤道」一詞是以自然科學角度出發，對遠東或亞洲依氣候差異進行地理區劃後才賦予的名稱。相較於歷史文化產物的「南洋」一稱，由於「赤道遠東」過於遷就自然科學，所以只成為自然科學者的慣用語，特別是在動植物、生態環境、原始經濟活動等與氣候影響相關的領域。<sup>3</sup>

當時的歐洲人，係經過印度前來東南亞，因此「印度遠方」（Further India, Farther India）亦成為東南亞的代稱（Fisher 1971: 3）。「印度遠方」一稱也是歷史文化的產物，指涉範圍有兩個層次：十九世紀英國人習慣以此指稱跨過恆河（River Ganges）之處，多半指緬甸、馬來亞等英國殖民地（Purcell 1965: 1），此其一；另一種是指印度文化在歷史上波及、影響的地方，特別指公元一世紀至十五世紀間，曾經留下印度政治、文化足跡的大陸東南亞或東印度群島（Panikkar 1943: 1）。1926年起，荷蘭萊登大學印度研究機構（Instituut Kern）出版的印度考古遺址書目，考慮到印度文化的影響範圍如此寬廣，因此將遺址分布地分為「印度」、「錫蘭」、「印度遠方」、「印尼」、「毗連領土」等五部份。其中，印度遠方指緬甸、柬埔寨與占婆（Champa）、馬來亞、暹羅等大陸東南亞地區；爪哇、蘇門答臘、巴里島等東印度群島地區，則併入印尼欄下。至二次大戰後，其收集的書目才逐漸新增「東南亞」一詞，以統籌「印度遠方」、「印尼」二項（Kern Institute 1928, 1964）。印度研究機構對印度遠方的界訂，係調和十九世紀英國人的慣用法、歷史上印度文化的影響範疇，及島嶼東南亞多已回教化等現實因素後，審慎考量所下的定義。

<sup>3</sup> 在大遠東的概念下，除赤道遠東、赤道亞洲可代表東南亞外，另一直指東南亞地區的非限定性用詞，是 Lesser Lands（Latourette 1946: 329-367）；不過，這是在和東亞、南亞並列，且強調這兩地不論在自然地理或歷史文化的完整性皆超越東南亞地區的用法，略具矮化的意義。

如同「印度遠方」一詞的界定，係以大陸東南亞為主體；簡稱「印支」的「印度支那」(Indo-China)一詞，也是對印度、中國之間亞洲大陸的通稱。不過，隨著法國殖民勢力的擴張，印度支那後來僅指法國殖民勢力所及之處；即之後改稱中南半島的印支半島 (Indo-Chinese Peninsula)，含今日的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國 (Purcell 1965: 2)。

如果大陸東南亞有印度遠方、印支等詞稱含括，島嶼東南亞則以東印度或東印度群島 (East Indies) 為集稱。東印度一詞所指，與印度遠方一樣，係以印度為指標的稱謂，係十六、十七世紀從事海上貿易活動的歐洲人，對應於美洲西印度 (群島) 的稱謂。

無論是南洋、印度遠方、印支、東印度等詞稱，都無法精確含括今日的東南亞地區，其詞稱所指涉的地理範圍，尚屬一不穩定的狀態，且不是範圍過大則是僅及部分東南亞地區。到了一八七〇年代，隨著歐美各國加速對殖民地的掌控，對東南亞的指稱與區劃，又增加列強的政治勢力劃分結果 (Pluvier 1974: 3-4)；這時，法屬印支、荷屬東印度、馬來亞、緬甸、菲律賓、暹羅等，相繼成為了解當地的必要地域單位。雖然東南亞內部隨著殖民勢力的劃分而逐漸破碎化，但針對橫跨政治地理單位的地域代稱仍有其必要性；於是，「亞洲東南」(Southeastern Asia) 一詞，在歐美各國的殖民勢力擴張中，率先於東南亞浮出檯面。

## 自然科學背景下亞洲東南一詞的普及

對歐美各國而言，大範圍的遠東地區裡，最被關注的是東亞的中國與南亞的印度，東南亞一直位於兩者的陰影下。十九世紀中葉，「亞洲東南」一詞，開始出現在以自然學科為主的討論中，如 George Windsor Earl 在討論地體結構的《亞洲東南與澳大利亞的自然地理成因》(*Contributions to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South-eastern Asia and Australia*) 一書 (Earl 1853)。這是因為造山運動、火山活動、板塊移動等牽涉地體構造的問題，往往需要以大尺度衡量，而在權宜之際，亞洲東南一詞成為明確的選擇。

亞洲東南一詞，隨自然學科的使用卻日益受到注意；如標示物種的分布所在地 (Prain 1904)，亞洲東南一詞率先為學術界接納。《國際索引》(*International Index*) 於 1934 至 1937 年間出版的第七卷，首先將「亞洲東南」置於「亞洲」欄項下，作為索引副標題；《期刊文獻指南》(*Reader's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 於 1941 至 1943 年間出版的第十三卷，亦如法跟進 (Tilman 1969: 3n)。不過，亞洲東南一詞的定義，仍保留相當大的彈性，既可指大部份東南亞地區，也可單指大陸東南亞而已；後者的用法，係受「亞洲南方」(southern Asia) 一詞的影響。亞洲南方，往往是以南亞的印度為主體，再含括「印度遠方」進來 (Tilman 1969: 4)。因此，亞洲東南一詞，有時需與東印度群島併用，才能等同大部份的東南亞地區，如英國地理學者 Dudley Stamp 在《亞洲：經濟及區域地理》(*Asia: an economic and regional geography*) 一書中，亞洲東南一詞指涉的地理範圍即不包括東印度群島 (Stamp 1929: 373-444)；此情形在地圖的標示上，最為多見，前述 G. Nye Steiger 的《遠東史》書中附圖即如此處理 (Steiger 1945: 451)。

亞洲東南一詞指涉範圍的鬆散，可再從下面例子一窺究竟。1943 年，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學會於 3 月份出版的雙月份年刊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特別以「亞洲東南暨菲律賓」(*Southeastern Asia and the Philippines*) 為專題，討論大戰期間日本佔領下

的歐美殖民地問題。專刊中發表的文章，分主題性專題與地區性專題兩大類。主題性專題有地理、貿易市場、資金投資、華人人數、日本外交政策等五篇論文，地區性專題則有菲律賓國協 (The Philippine Commonwealth)、荷屬東印度、馬來亞、泰國、緬甸、印支等六篇論文，最後由該期編輯，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政治學教授 Lennox A. Mills 專文討論戰後重建可能面臨的問題。主題性專題與地區性專題論文間，由 1939 年退役的前美國海軍將領，也是前亞細亞艦隊司令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siatic Fleet) H. E. Yarnell，撰文討論當時西太平洋的戰局。

專刊中的文章安排方式，反映美國對當時國際局勢（或戰況）的分析及戰後發展計劃的關切。西太平洋，是美國長期以來對遠東事務介入的平台，菲律賓瀕臨西太平洋，又是美國勢力範圍；暫且不論亞洲東南的概念是否含括菲律賓，但專刊透過「亞洲東南暨菲律賓」之命題，一方面將菲律賓獨立於東南亞地區之外，另一方面又和這些地區一併討論，代表美國觀點下的權宜做法。

專刊中主題性專題的文章，雖然在標題上謹守「亞洲東南暨菲律賓」之命題，但內容卻顯現出極大的差異。針對貿易市場、日本外交政策的討論，「亞洲東南暨菲律賓」指的是戰後東南亞地區 (Uppgren 1943: 9-21, Vinacke 1943: 59-61)。對華人人數的討論，菲律賓卻是放在亞洲東南的概念內處理，在邏輯上與文章標題起了衝突 (Barnett 1943: 32-49)。關於地理的討論，則將亞洲東南局限在緬甸、泰國、印支、馬來亞等大陸東南亞地區，菲律賓獨立在外，其餘的島嶼東南亞地區則歸於東印度群島名下 (Earle 1943: 1-8)。資金投資的討論最為獨特，文章的基本立場係將「亞洲東南暨菲律賓」等同戰後東南亞地區，但在估算亞洲東南的國外資金投資表格時，卻將菲律賓、臺灣一併表列 (Gallis 1943: 22-31)。表格如此天外來一筆，應該是作者在下標題時漏了菲律賓、臺灣等字眼，代表著美國學術界習於從西太平洋角度處理遠東經濟議題，而在對統計資料做區域切割時的大而化之。<sup>4</sup>

此外，雪城大學地理暨地質系主任 George B. Cressey 於 1944 年出版的亞洲地理專書《亞洲的風土與民情》(*Asia's Lands and Peoples: a geography of one-third the earth and two-thirds its people*)，亦用了亞洲東南一詞，含括範圍則包含菲律賓 (Cressey 1944: 495-548)。<sup>5</sup> 美國地理學會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於大戰期間，在太平洋關係研究機構提供部份贊助下，雖然是以「熱帶亞洲」(The Asiatic Tropics) 為名，出版有關東南亞一帶土地利用、農業開墾的專書，但專書的副標則用了「亞洲東南」一詞。地理學會會長 Owen Lattimore 為該書寫序時，即以戰後美國政府對太平洋西岸及東南亞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Southeast Asia) 的利益為提示前提。專書原來預訂以南中國海為中心，討論政府支助的菲律賓、荷屬東印度、馬來亞及印支等周邊地區拓墾事業；但因大戰爆發，原訂計劃含括範圍縮至作者 1940 年 5 月至翌年 5 月間，走訪呂宋、內格羅斯 (Negros)、宿霧 (Cebu)、民答那峨、爪哇、蘇門答臘及巴里島等地為主要描述對象。因此，拓墾事業的討論，僅集中在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的案例；不過，總論在處理土地利用方式及描述、舉例的對象，與唯一兩幅以亞洲東南全區為標題的地圖等，一在簡介亞洲東南，一在處理人口密度，皆與現今東南亞地區的界定一致 (Pelzer 1945)。

此一時期，相對於「亞洲東南」的創始及使用偏向自然學科的屬性，「東南亞」一詞基本上含

<sup>4</sup> 其他類似例證，如專刊中針對貿易市場的論文，討論方式亦是從含括中國、日本、印度的大遠東架構切入，再細入南洋一帶。

<sup>5</sup> 戰後 George B. Cressey 於 1951 年出版第二版時，已跟隨潮流改用東南亞一詞，但在感謝詞及目錄仍用了亞洲東南一詞 (Cressey 1951: viii, x)。

有較多人文社會學科意涵。不過，東南亞一詞的出現較晚，官方出版物如 1901 年英國貿易部的商業、勞動和統計部門 (Commercial, Labour and Statistical Department, Board of Trade)，為呈給議院而出版有關殖民地貿易、船運介紹的資料冊，即使用東南亞一詞；其範圍含括法屬印支、暹羅、海峽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馬來聯邦 (Malay Federated States)、英屬東印度、荷屬東印度等地，但不含緬甸、菲律賓。但是，資料冊底邊附的折頁地圖，標明為「亞洲東南及東印度群島」(South Eastern Asia and the East Indian Archipelago)。圖上的緬甸，甫上色補為亞洲東南之一部；菲律賓則如同圖上的中國等地，以空白無底色方式處理，代表不屬於地圖標示的範圍。新幾內亞方面，東北部的德屬殖民地 (Kaiser Wilhelms Land) 以空白無底色方式處理，英屬東南部則上色，充分表現出英國出版物的觀點。

因為東南亞一詞在當時使用並不普遍，當時的出版品，若文章內容需處理不同地方，卻又缺乏具共識的地名集稱時，會將涉及的主要地名一一列出，作為標題的一部份。譬如同樣是政府部門的報告書，1905 年菲律賓委員會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委託調查、美國戰爭部島嶼事務局 (Bureau of Insular Affairs, War Department) 出版，有關鴉片吸食、運送、法規的報告書，因資料描述與訪談記錄涉及多處地方，故書名將日本、臺灣、上海、香港、西貢、新加坡、緬甸、爪哇、菲律賓群島等地名一併列上 (Carter, Albert, and Brent 1905)。甚至到了 1933 年，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機構」(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贊助牛津大學出版的系列探討殖民地問題 (Problems of Imperial Trusteeship) 報告——如殖民地土著教育問題專書，亦直接將錫蘭、爪哇、臺灣、菲律賓群島、法屬印支、英屬馬來亞等地名列為書名，而並未賦予任一集稱 (Wyndham 1933)。此即 1901 年出版有關殖民地貿易、船運介紹的資料冊，標題雖用東南亞一詞，但仍以副標題將所有涉及地名從頭到尾敘述一次的原因。

綜合來看，亞洲東南一詞係自然學科率先使用，之後漸為人文社會學界採用，但指涉的地理範圍亦可近似於今日的東南亞地區，又可僅止於大陸東南亞。至於大戰期間以亞洲東南為名的討論，除了先前是否含括島嶼東南亞的爭議，地理學界不是視亞洲東南為印度遠方概念下的大陸東南亞，即是循自然學科慣用法視同整個東南亞地區。但，政治學界原則上不將菲律賓納入亞洲東南的範圍；政治學界的看法，除了反映戰時東南亞指揮部的轄區外，也是從美國熟悉的遠東事務角度切入，係一權宜處理方式。此即戰時對亞洲東南的範圍界訂眾說紛紜之故。至於東南亞一詞的普及，使用上甚至漸漸超越亞洲東南一詞，則是一九四〇年代二次大戰時之事了。

## 二次大戰與東南亞一詞

隨著二次大戰的爆發，東南亞一詞才逐漸替代了亞洲東南一詞。東南亞一詞的普及，一般認為係緣於二次大戰期間，盟軍於錫蘭的 Kandy 設「東南亞指揮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 or SEAC) 的結果 (Tilman 1969: 3n, Allen 1970: 4-5, Huxley 1996: 242n3)。當時，日本軍隊如入無人之境，橫掃菲律賓、法屬印支、馬來亞、新加坡、婆羅州、荷屬東印度等歐美殖民地。英國首相邱吉爾為避免美國可能在戰後過度擴張其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因而要求在盟軍戰區成立東南亞指揮部，以分擔印度指揮部的任務。1943 年 7、8 月間，東南亞指揮部成立，由英國海軍將領蒙巴頓 (Lord Louis Mountbatten) 擔任東南亞盟軍最高統帥，轄緬甸、暹羅、馬來亞、新加坡、蘇門達臘等地戰局，並負責錫蘭及印度東北方邊境的防禦任務 (Collier 1969: 398)。1945 年 8 月 15 日，波茨坦會議結束後，

婆羅州、荷屬東印度的剩餘部份及北緯 16 度以南的法屬印支等地，自麥克阿瑟轄下的西南太平洋戰區劃出，併入東南亞指揮部（Dennis 1987: 5）。

東南亞指揮部的設置與轄區劃分，專司日本在二次大戰中自歐洲國家手中奪取的殖民地，因此其轄區在變動前後均未包含菲律賓在內。東南亞指揮部設置之初，轄區僅局限於英屬殖民地和蘇門答臘；這是因為美方為避免歐洲殖民母國在戰後捲土重來，所以一開始即不將法屬印支劃入東南亞指揮部轄區，以降低 1942 年以來殖民地立場即一致的英法在當地的影響力。羅斯福總統甚至一度有意將法屬印支劃入中國戰區，以便中美雙邊力量阻擾法國勢力重返當地（Dennis 1987: 27-28）。

東南亞指揮部的設置，固然炒熱東南亞一詞；大戰期間的出版品，也紛紛以東南亞為名分析國際局勢及戰後發展計劃，而加強東南亞一稱的曝光率。

早在 1942 年 12 月 總部位於紐約的非官方「太平洋關係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成立於 1925 年），在加拿大魁北克 Mont Tremblant 舉辦太平洋暨遠東地區第八屆戰時及戰後國際合作會議（The Eighth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on Wartime and Post-war Coope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會中的圓桌會議，即以「東南亞」為討論主題之一；報告中亦提到，部份會員又稱東南亞地區為「赤道亞洲」（Tropical Asia）或「太平洋西南」（Southwestern Pacific）。但在此之後，東南亞一詞卻逐漸取得優勢。

為因應遠東地區日益升高的衝突，太平洋關係研究機構的國際祕書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出版名為「詢問」（Inquiry）的系列叢書。其中以東南亞為名的出版物，於大戰期間隨東南亞一詞的日益普遍而大幅增加；如描寫東南亞教育問題的專書，除含括菲律賓外，亦將印度、臺灣（Formosa）一併收入（Furnivall 1943）；描寫東南亞政府及民族主義、民族運動的專書，除了菲律賓外，在介紹政府的篇章中，香港及臺灣亦獨立成節（Emerson, Mills and Thompson 1942）。

同樣為太平洋關係研究機構贊助，但由印度學者撰述的專書，其內容除了爭取殖民地的獨立外，並從歷史、地理等角度倡言印度為東南亞和平穩定的機制重心；透過印尼等東南亞地區霸主，印度、中國等外圍國家的影響力，及英國等歐洲國家的從旁協助，將可建立集體安全機制。作者雖以美國已明文賦予菲律賓自治權及戰後獨立地位，而未專章處理菲律賓；但對東南亞地區的定義，與現今的界定基本上一致（Panikkar 1943）。至於太平洋關係研究機構及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共同贊助，而由前者研究人員出版的東南亞相關專書，其對日軍佔領下人民的描寫，亦將菲律賓含括在內（Lasker 1944）。

為什麼「東南亞」一詞在大戰期間會比「西南太平洋」（或太平洋西南）一詞較具優勢？東南亞指揮部的設置，當然是一大因素，但真正勝出的因素仍決定於外在的強勢主體。其實無論是東南或西南，都是依附某一主體下的方位；如西南太平洋一詞，即為以海洋（太平洋）為主體的認知。十九世紀以來，遠從太平洋東岸西來的美國，經由夏威夷、薩摩亞（Samoa），而將注意力多集中於日本、中國及菲律賓（Callaghan 1901）。至於廣大的東南亞地區，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多為歐洲國家的禁巒。除此之外，「西南太平洋」指的是海域，僅及島嶼東南亞一帶，此即美國遠東陸軍總部（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in the Far East）於 1943 至 1944 年出版的《澳洲大陸以外西南太平洋地區地名目錄》（Directory of geographical place names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Area exclusive of continental Australia）裡 除英屬索羅門群島、新幾內亞、菲律賓、馬里亞納與卡洛林群島（The Marianas and Caroline Islands）外，荷屬東印度、婆羅州、甚至海南島都在目錄中；但法屬印支、暹羅、馬來



亞等大陸地區，則付諸闕如。

綜合來看，係因日本在東南亞一帶的擴張，才讓國際焦點首度大量聚集於此，並突顯出「東南亞」地區的集體性存在。因此，大戰期間以東南亞為名的出版物，在序言中大多表達了對戰後政治去殖民化、經濟如何發展等課題的人道主義關懷；這也是東南亞的討論議題多與殖民地、日軍佔領區息息相關，而對東南亞範圍界定較鬆散的原因。不過，比起亞洲東南此一指稱，東南亞一詞的核心界定其實已經成立；此即波茨坦會議後的東南亞指揮部轄區範圍，不過一般會再加上菲律賓。但因研究者對戰後殖民地問題的關切各有不同，印度、香港及臺灣亦偶而會被視為東南亞的一部，甚至併入討論。

## 東南亞的界訂與菲律賓、南亞

二次大戰結束後，東南亞指揮部理所當然走入歷史；但日本勢力消退後的東南亞，卻藉由殖民地獨立建國運動引起世人矚目。另一方面，戰後的美國的世界影響力遽升，對東南亞地區的興趣更為加強，學術界對東南亞地區的研究也持續出版。一九四〇年代後半，以東南亞為名的專書中，有討論農業發展問題（Jacoby 1949），有處理當地文化機構及教育政策（Thompson and Adloff 1948），也有探討民族主義運動及左翼勢力發展等（Thompson and Adloff 1949）各種議題。至於論者對東南亞地區的界定，有的僅包含馬來亞、緬甸、暹羅、印支、印尼等，而未將菲律賓納入，猶似先前東南亞指揮部的轄區概念。

東南亞的區劃，為什麼會產生所謂的「菲律賓」問題？儘管菲律賓在淪為歐美殖民地前，其歷史文化經驗原就不同於其他東南亞地區國家——其與漢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都僅插身而過，但這都不是主因。事實上，在「東南亞」的形塑中，政治性高於一切（Hill and Hitchcock 1996: 11-12, Hong 1996: 51）；所謂菲律賓問題，其實是地理認知與政治現實等因素的結果，特別是英美等國對東南亞的地理認知差異；而遠東一詞，是掌握此一認知差異的主要關鍵。

對於繞過非洲、從東南亞西方進入亞洲的英國人來說，所謂「遠東」地區，是指中東以東的亞洲。十九世紀末迄二十世紀初的西人著作，只要是以遠東為名，大多依循此一模式；如有關遠東地區的歐洲殖民地、遠東地區人民及政治的遊記等著作（Smith 1900, Norman 1900），甚至戰後初期 A. Peterson 的《遠東：社會地理》（*The Far East: a social geography*）一書，即依循 Dudley Stamp 的做法將南亞、東南亞一併併入（Peterson 1949）。不過，對橫越太平洋、自東南亞東方進入亞洲的美國來說，其對遠東地區的論述則是從太平洋西岸切入，重點在中、日等東亞地區，特別是涉及國家對外政策的著作，如世界和平基金（World Peace Foundation）出版的探討美國遠東政策專書即是（Hornbeck 1942）。而在討論遠東地區時，美國方面的觀點常將與日本、琉球、臺灣同在西太平洋花彩列島上的菲律賓納入，如太平洋關係研究機構國際秘書處出版的美國遠東政策（Bisson 1939, 1945）。<sup>6</sup> 換句話說，在

<sup>6</sup> 戰後太平洋關係研究機構亦曾贊助出版針對臺灣的專書；如成長在中國，曾在南京金陵大學（University of Nanking）師學於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出身臺灣西螺的廖文奎（Joshua Liao），後任夏威夷大學政治學系主任的 Fred W. Riggs，其 1952 年由 Macmillan 出版的 *Formosa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t Rule* 一書，即由太平洋關係研究機構贊助（Riggs 1952）。

美國的對外地理認知中，菲律賓在以中、日為主體的遠東地區中具有特定的地位，進而成為西太平洋地區或西南太平洋地區的一員，降低了其與東南亞間的關係。當然，菲律賓能自東南亞國家脫穎而出，成為美國遠東地區論述的一環，與菲律賓在 1898 年美西戰爭後即為美國屬地的政治現實，不無相關。

歐洲的出版品，亦有如何定位東南亞地區的問題，但其涉及的因素不僅是菲律賓問題而已。英國方面，Woodrow Wyatt 即站在印度遠方的概念，認為將菲律賓視為東南亞的一部份，是落伍的區劃方式，而強調反而應將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等南亞地區國家劃入 (Wyatt 1952: 1)。此一劃分方式，係受到「亞洲南方」概念的影響，及 Kovalam M. Panikkar 以印度為主體的延伸。其他如任教於斯德哥爾摩大學 (Stockholm University) 的 Gunnar Myrdal，在討論戰後亞洲的貧窮國家問題時，書中的地圖在東南亞部份即排除菲律賓 (Myrdal 1968)。此外，因當時的東南亞一帶被視同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也是戰後世界的列強角逐地 (Fisher 1965: 55-71)。因此，如出生於布達佩斯、曾任教於巴黎大學的 Tobor Mende，即以西班牙、奧圖曼、哈布斯堡 (Hapsburg) 等帝國勢力瓦解後的動盪局勢比喻東南亞，並倡言東南亞地區為戰後脫離英國、法國、荷蘭等歐洲國家之處，故菲律賓不為東南亞的一部份，但前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巴基斯坦，甚至喀什米爾等都劃入東南亞 (Mende 1955: vii-vii)。Tobor Mende 的思維，係取自歐洲歷史角度的解釋。由於菲律賓定位的眾說紛紜，早期東南亞歷史研究權威的倫敦大學教授 Daniel G. E. Hall 在其名為《東南亞歷史》的鉅作中，第一版只將東南亞定位為受中國及印度影響之處 (Sinic and Indic lands)，而將菲律賓排除在外 (Hall 1955, Williams 1976: 3-4)。<sup>7</sup>

至於南亞應如何與東南亞區劃的問題，在東南亞一詞還未普遍使用的戰前，即困擾著當時殖民地已遍布亞洲的英國。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前述的英國地理學者 Dudley Stamp 即將南亞、東南亞一帶區分為印度帝國、錫蘭、亞洲東南及東印度群島等三大塊。顧名思義，亞洲東南及東印度群島即為東南亞的前身，但作者卻將緬甸併入相鄰的印度帝國，理由是當時緬甸為英國殖民地印度之一省 (Stamp 1929: 331)。作者雖承認緬甸與南亞間有山脈阻隔，而緬甸在地體構造與民族組成上也與東邊大陸較為相近，但殖民地行政建制的考量最後仍超越其他。

另外，基於東南亞指揮部總部設於錫蘭的事實，某些作者一直認為錫蘭應併入東南亞，而不是併入南亞地區。像前述的 Kenneth S. Latourette 即將錫蘭與東南亞一起考量 (Latourette 1946: 329-367)。曾為《假日》(Holiday) 雜誌撰寫「亞洲新世界」(The New World of Asia) 系列的 Santha Rama Rau，著作內容性質介於專著與旅遊介紹間，則以殖民經驗與日本南進對戰後獨立建國運動的衝擊等兩大主軸定位東南亞地區，並將錫蘭納入 (Rau 1955: 13)。甚至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芝加哥大學東南亞研究同仁編的東南亞史書目中，反覆思考後仍將錫蘭納入，理由是錫蘭為小乘佛教中心，影響緬甸、泰國、東普塞甚深，以及其類似馬來半島、曾數度轉手於葡萄牙、荷蘭、英國等歐洲殖民國家的歷史經驗 (Hays and Case 1962: 3)。

<sup>7</sup> 以英國學術機構為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於 1946 年設東南亞學系時，因係以戰時語言教學資源為主發展而成，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也未將菲律賓置於課程中 (McVey 2005: 318n6)。

## 東南亞的成形

東南亞地區的界定雖然眾說紛紜，但一般認為「東南亞」範圍的界定，甚至其主要研究題材及研究方法，係如同「東亞」、「南亞」、「中亞」等地區，為戰後美國以其新興霸主地位，基於國家利益之考量而提倡「地區研究」(Area Studies)後，透過國家政策及研究經費支助等方式的強化結果(Cummings 1999: 171-204, Liu 2002: 40)。換句話說，不只是東南亞一詞含括極高的政治意涵(Hill and Hitchcock 1996: 11-12, Hong 1996: 51)；東南亞地區的區劃，亦是政治角力的結果。

如果說二次世界大戰引起美國對東南亞地區的關切，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贏得內戰，之後不但與美國對立，且威脅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利益，並在1950年介入朝鮮戰局，終於導致美國確立其積極介入東南亞的政策(Finkelstein 1951: 1)。此一政策，讓戰後初期阿留申群島(Aleutians)、日本、琉球到菲律賓此一以花彩列島為主的防禦周邊(defensive perimeter)，向前推進至南韓、越南等地(Fifield 1973: 140-147)。<sup>8</sup>至於將菲律賓劃入東南亞陣營，對美國而言，更有積極介入東南亞事務的宣示意義。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學術界一般已確定東南亞地區的成立過程，係源自於二次世界大戰時成立的東南亞指揮部，但指涉地區仍有模糊未定之處。經過二十年左右，所謂東南亞，已確指為緬甸、泰國、東普寨、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等國的總稱；而原屬東南亞指揮部的錫蘭已剔除，香港、臺灣亦不含在內。至於歐洲方面認定的南亞國家，更不算在東南亞地區內(Tilman 1969: 4, Allen 1970: 4-5)。

一九六〇年代起，東南亞地區的界定已甚少受到挑戰，政治學背景學者如耶魯大學的 Robert O. Tilman、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 Richard Butwell、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的 Amry Vandenbosch、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 Fred R. von der Mehden(Butwell 1961, Vandenbosch and Butwell 1966, Tilman 1969, Mehden 1974)，地理學背景學者如倫敦大學的 Charles A. Fisher(Fisher 1971)，歷史學背景學者如耶魯大學的 Harry J. Benda、倫敦大學的 John Bastin、劍橋大學的 Victor Purcell、阿姆斯特丹大學的 John Pluvier(Purcell 1951, 1962, 1965, Pluvier 1974, Bastin and Benda 1968)，人類學背景的 Cora du Bois(Bois 1959)，國際關係、外交事務背景的 Donald E. Kennedy、Charles B. McLane、Bernard K. Gordon、Peter Lyon(Kennedy 1965, McLane 1966, Gordon 1966, Lyon 1969)，*China Quarterly* 編輯 Dick Wilson(Wilson 1975)等人的著作，及碩博士論文、耶魯及康乃爾等大學藏書、東南亞華人、甚至於增補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目彙編(Hobbs 1964, Bloomfield 1967, The-Mulliner and van der Veur 1968, Johnson 1970, Nevadomsky and Li 1973)，對東南亞地區的界定已經相當明確。雖然有不少作者亦深知此一界定的人為及政治性，但為了讓東南亞地區作為研究主題能更趨合理化，往往也在其著作開端為東南亞的區域性辯解；列舉的理由，從地體結構、氣候類型至歷史經驗、國際政治等，應有盡有。如前述的地理學者 Charles A. Fisher 以氣候屬赤道熱帶濕熱型、高山環隔但海路易達、多海灣與火山等自然地理條件，以及文化多元、人口密度相較於其它熱帶地區低等人文地理因素

<sup>8</sup> 有關美國戰後東南亞政策的形成與變化，中國學者的觀點部分，也請參考吳群的討論(吳群 1998: 17-23, 1999: 39-43)。

(Fisher 1971: 5)；政治學者 Amry Vandenbosch 與 Richard Butwell，除強調東南亞地區為山脈所環隔的自然地理條件外，並以政治學為考量，加入地區內部政治體系的互動、及諸如來自中國威脅下的政經關聯性等共通特色 (Vandenbosch and Butwell 1966: 3-5)；同為政治學背景的 Fred R. von der Mehden 則以當地傳統社會、西方帶來的衝擊、以及日本戰敗後的民族獨立運動等 (Mehden 1974: 7-9)；歷史學者 Lea E. Williams 則以氣候、季風週期、火山活動、叢林、山林燒墾、華人的南洋、西方殖民經驗等通性 (Williams 1976: 4-11)，為東南亞的地域一體性辯解。甚至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末，當 Anthony Reid 借鏡年鑑學派 (École des Annales) 處理地中海世界的方式，以東南亞為對象出版《貿易時代的東南亞》(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鉅著時，仍認為惟有透過將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東南亞視為一個整體，才能將四散各地、來源紛雜的史料，透過區域一體性的概念呈現出生活方式的一致性 (a coherent picture of the life-styles of the region as a whole)，<sup>9</sup> 如此方能含括鮮少為人論及的地區；在此一前提下，Reid 於導論即努力論證將東南亞視為一個自然與人文的地理單位 (Reid 1988: xiv, 1-10)。

## 東南亞一體性的背後

如果東南亞的地域一體性概念與外人的形塑不無相關；那麼，其命名與區劃，為何不是由東南亞地區的國家或人民來界定，卻是取決於東南亞以外地區的人？這種現象，不但涉及二次戰後歐美國家在國際政治、學術文化論述上的霸權位置；<sup>10</sup> 更重要的是，殖民地經驗深刻影響了東南亞一帶的新興獨立國家，導致東南亞國家仍與原殖民母國維持密切的互動關係，與鄰近地區國家的互動反而少於殖民時期以前 (Williams 1976: 4)。<sup>11</sup>

一九六〇年代，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鑒於彼此遭受國內外威脅的處境頗為類似，且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上也面臨一致的困境，因而籌組馬菲印聯邦 (Maphilindo)，並在 1967 年擴大為東南亞國協 (ASEAN) (Solidum 1974)。東南亞國協的組成，初始是以環南中國海周邊的非共黨國家為主；其後冷戰局勢結束，越南、寮國、柬埔寨等國逐一加盟，甚至連不屬環南中國海的緬甸等國亦一一加入。雖然東南亞國協看似以當地國家為主體，嘗試從地緣政治下的跨國關係連結，為東南亞的地域一體性發聲，但其立意與冷戰結構下的外部氣氛不無相關。

另一方面，隨著冷戰時代結束，國際關係進入重整階段，學術界亦吹起後結構主義等批判理論旋風，「東南亞」一詞的含括面與正當性亦開始受到不斷的挑戰。<sup>12</sup> 建立在冷戰結構上的東南亞定義，勢必在概念上重新調整。以歷史學界為例，Victor Lieberman 則將東南亞地區解裂為「大陸」與

<sup>9</sup> 歷史學者對「區域」一詞的用法，一般往往只是「地區」一詞的別稱，大多用於政治、行政疆界無法含括，概念上一般也會大於「地區」一詞所含括的範圍；其用法不盡然同於地理學界的規範。

<sup>10</sup> 如以戰後國家單位來界定東南亞研究的內部主體，則係以印尼、泰國與越南的研究為核心；而東南亞研究的主流學門則以人類學及歷史學為主，頂多再加上一些如國際關係等以政策、實務為導向的領域，地理學則被置於一側 (Schendel 2005: 279-280)。

<sup>11</sup> 以菲律賓為例，其歷史經驗一度讓人視與拉丁世界、美洲世界的連結強過與東南亞鄰國的關係，甚至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仍視菲律賓的發展模式類同於拉丁美洲國家勝過於東南亞鄰國 (Diokno 2005: 134)。

<sup>12</sup> 這些挑戰並非都立於東南亞內部的主體立場，有些論點主要係重新定位東南亞地區的對外連結。如劉宏從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 與文化帶 (cultural zones) 等理論依據，重構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 (Liu 2002: 39-55)。

「島嶼」兩大區塊，認為公元九世紀至十九世紀，大陸東南亞與歐亞大陸另一遠端的法國、俄羅斯等地的社會、政治發展歷程，特別是政權在控制、整合不同地域、宗教與族群的程度，在時間尺度、空間規模等方面有著極為相似的興衰模式，因而應從歐亞大陸端 (the extremes of Eurasia) 的位置進行區劃比較，而不是將大陸及島嶼東南亞視如一體般的論述 (Lieberman 2003: 2-5)。其實，若從歷史文化的長時期結構來看，Victor Purcell 於 1965 年出版的《一八〇〇年以來的東·南亞》(*South and East Asia since 1800*) 一書，即基於東南亞劃分的政治性意涵高於一切，而認為亞洲除回教世界為主體的西亞外，最好只分為以印度半島為主體的南亞，及以中國、日本為主體的東亞即可；而透過東亞、南亞兩區塊，才能了解、掌握東南亞的定位與內涵 (Purcell 1965: ix, 1)。Purcell 因而力倡 Indosinesia 一詞來取代東南亞；indo 指印度文化，sin 指漢文化，esia 指群島 (Purcell 1962: 17)。

當然，Purcell 等人的論點，係反映當時學術界仍帶著從文明發展的角度，去取捨研究主題、視野、甚至詮釋角度的立場；不過，如果我們從知識權力的關係來解構東南亞；那麼，精於弱勢文化、微觀研究的人類學者，馬上可告訴我們泰國西南部的莫肯 (Moken) 人，蘇門達臘東岸、柔佛 (Johor) 南部與萬丹 (Batam) 一帶的海上民族 (Orang Suku Laut)，或是婆羅州東岸、蘇拉威西及蘇祿群島 (Sulu Islands) 的 Bajau Laut，他們透過親屬、經濟網絡與地名等所型構的社會空間範疇，自有一套價值意義，但卻與「東南亞」毫無相關 (Chou 2005: 234-239)。歷史學者則沿用地理學界耳熟能詳的學者，如 John Agnew、Neil Smith、Kären Wigen 等人對區域、空間的理解，處理東南亞作為知識地理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與空間政治 (politics of space) 的論點，從語言、宗教、文化、歷史、甚至生態環境中找出親近性或共通點，將西藏、尼泊爾、不丹、印度東北部、中國雲南、緬甸、寮國及越南等地的高原地區，以緬印一帶稱高地人的土語 Zomi 一詞，將一向被學術界分屬為中亞、南亞、東亞以及東南亞等地之處，區劃出一塊稱 Zomia 的地理單位 (Schendel 2005: 282-287)。如果是重視當代性、實務為導向的學科；那麼，管理學者借由地緣政治與經濟地理的角度告訴我們：透過航空、水運的方式，都市與都市之間的人群、貨物流動量，已將東南亞形成一個以新加坡為核心，往北延伸至吉隆坡、曼谷，往南朝向雅加達、泗水的一條微彎「香蕉」圖形；而位處邊緣的胡志明市、馬尼拉、宿霧等地，則是透過不屬東南亞的香港、高雄等地共同形成的網絡，從新加坡、曼谷等地來連結東南亞航空與水運的核心地帶 (Dirk 2005: 262-273)。換句話說，近代國際政治透過命名與區劃來定位的東南亞地域一體性，展現的僅是一外部的理解與權力。

## 結 論

歷史地理學對權力與控制的學術研究脈絡，牽涉工業革命以來國家對社會空間的掌控、帝國擴張與殖民主義、少數民族與地域權等議題 (Bultin 1993: 152-157, Lester 2000: 100-103)；本文對東南亞命名與區劃的討論，即屬於其中的一環，特別是國際政治帶來的影響。

相較於地表其他具體的現象，地名的變動其實相當頻繁 (Randall 2001)。地理學者一向將地名視為文化產物 (cultural artifacts)，精於收集、分類、與地圖繪製；透過地名作為線索，我們可以掌握老聚落的位置、特定人群遷移的方向與年代、一地原始的植物相、當地人的環境視覺、民俗文化的地理分布範圍、甚至是政治意識的變化等。透過地名，人類一方面對地表空間建構出次序性與親近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特有的文化價值觀；不過，地名命名卻是一文化政治的表現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place-naming)；舉凡國際社會的殖民與去殖民過程，或國家對少數民族興起的人權／文化權信念，地名的變動往往是展示空間權力象徵的所在之處（Alderman 2006: 358-360）。

早期類似於東南亞的地名，如「南洋」、「印度遠方」、「印度支那」、「東印度」等歷史文化的產物，顯示的是不同的地理空間認知主體，其地理區劃亦反映不同人群／文化主體的立場與位置。十九世紀以來隨著自然學科的發展，出現了「赤道遠東」、「赤道亞洲」、「熱帶亞洲」、「亞洲東南」等以自然學科立場為主的名稱，除了反映出其學科本質係以自然現象（如赤道、熱帶）、絕對方位（cardinal/absolute directions）座標（如東南）、全球規模（如遠東、亞洲）為主體的地理空間認知外，其區劃的結果亦以搭配自然學科的需求為主。而「東南亞」能在名稱角逐中勝出，係因國際局勢的發展，讓屬人文社會學科思維的國際政治逐漸成最具影響力的因素，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國際政治發展，讓「東南亞」一詞的鋒芒遠遠超越「太平洋西南」一詞，最後成為我們今日普遍接受的地名。

然而，東南亞一詞所包括的地域範圍，也並非絕無爭議。以學科立場區分，當東南亞一詞的前身——亞洲東南逐漸為人文社會學科採納時，地理學界不是視亞洲東南為亞洲南方、印度遠方概念下的大陸東南亞，即是循自然學科慣用法視同整個東南亞地區，反映出早期地理學界受自然學科思維的影響；相形之下，政治學界則不將菲律賓納入亞洲東南的範圍，充分反映其學科本質與當時國際政治局勢間的關係。至於東南亞一詞的範圍界訂，不論是現今屬於東南亞的菲律賓、緬甸，或同樣曾為殖民地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喀什米爾、錫蘭、臺灣等周邊地區，其劃定與否，則反映不同的立場與取舍標準。而我們今日所普遍認知的界訂範圍，則與戰後國際局勢的推波助瀾不無相關。東南亞的命名與區劃，展現的是一外部的理解與權力。

## 參考引用書目

- 王民同（1984）：〈东南亚名称沿革〉，《东南亚》，2：2-4。
- 吳群（1998）：〈评 1945—1949 年的美国对东南亚政策〉，《世界历史》，5：17-23。
- 吳群（1999）：〈评 1950—1960 美国的对东南亚政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31(5)：39-43。
- 邱炫煜（1991）：〈中國海洋發展史上「東南亞」名詞溯源的研究〉，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311-329。
- Alderman, Derek (2006)：“Place Names,” in Barney Warf (ed.),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Sage, 358-360.
- Allen, Richard (1970)：*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Trevor J. (2006)：“Geographical Intelligence: American geographers and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1941-1945,”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2(1): 149-168.
- Barnes, Trevor J. and Matthew Farish (2006)：“Between Regions: Sciences, Militarism, and American Geography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6.4: 807-826.
- Barnett, Patricia G. (1943)：“The Chinese in Southeastern Asia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Annals of the*

-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6: 32-49.
- Bassin, Mark (1999): *Imperial Visions: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 – 18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stin, John and Harry J. Benda (1968): *A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decolonization*. Englewood, N. J.: Prentice-Hall.
- Bisson, Thomas Authur (1939):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1 – 194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Bisson, Thomas . (1945): *America's Far Eastern Polic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Black, Eugene R. (1969): *Alternativ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The Pall Mall Press.
- Benda, Harry J. (1965): "The Structure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in Robert O. Tilman (ed.), *South and East Asia since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44.
- Bloomfield, B. C., ed. (1967): *Theses on Asia: accepted by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reland, 1977 – 1964*. London: Frank Cass Co.
- Bois, Cora du (1959): *Social Forces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ight, William (2004): "Introduction," in Erwin G. Gudde, *California Place Names: the origin and etymology of current geographical na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ltin, Robin A. (1993): *Historical Geography: through the gates of space and time*. London: Arnold.
- Butwell, Richard (1961): *Southeast Asia Today – And Tomorrow*.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Chou, Cynthia (2005): "Southeast Asia through an Inverted Telescope: maritime perspectives on a borderless region,"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34-249.
- Collier, Basil (1969): *The War in the Far East, 1941 – 1945: a military history*. London: Heinemann.
- Commercial, Labour and Statistical Department, Board of Trade (1901): *Trade and shipping of South-East Asia: return of trade, shipping, railways, and economic condition generally of French Indo-China, Siam,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Malay Federated States, and the British and Dutch possessions in the East Indian Archipelago*. London: H.M.S.O.
- Cressey, George B. (1944): *Asia's Lands and Peoples: a geography of one-third of the earth and two-thirds its peoples*. 1st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Cressey, George B. (1951): *Asia's Lands and Peoples: a geography of one-third of the earth and two-thirds its peoples*. 2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Cresswell, Tim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 Cumings, Bruce (1999): "Boundary Displacement: the State, the Found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Parallax Vision: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73-204.

- Dennis, Peter ( 1987 ) : *Troubled Days of Peace: Moubatten and South East Asia Command, 1945 – 46*.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Diokno, Ma. Serena I. ( 2005 ) :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y Studies in the Philippines,”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33-148.
- Dirk, Howard ( 2005 ) : “Southeast Asia as an Open System: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50-274.
- Earl, George Windsor ( 1853 ) : *Contributions to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South-eastern Asia and Australia*. London: Hippolyte Bailliere.
- Earle, Francis M. ( 1943 ) : “Geography of the Southeast Tropic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6: 1-8.
- Eckel, Paul E. ( 1947 ) : *The Far East since 150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 Emerson, Rupert, Lennox A. Mills and Virginia Thompson ( 1942 ) : *Government and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Finkelstein, Lawrence S. ( 1951 ) : *America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Fisher, Charles A. ( 1971 ) : *South-East Asia: 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2<sup>nd</sup> ed. (1<sup>st</sup> in 1964). London: Methuen and Co.
- Fisher, Charles A. ( 1965 ) : “Southeast Asia: the Baklans of the Orient? a study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obert O. Tilman (ed.), *South and East Asia since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5-71.
- Furnivall, J. S. ( 1943 ) : *Educational Progress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Furnivall, J. S. ( 1945 ) : *The Tropical Far East*. London: Humphery Milford.
- Gallis, Helmut G.( 1943 ) : “Capital Invest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6: 22-31.
- Godley, Michael R. ( 1981 ) :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 - 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ødès, George ( 1966 ) : *The Making of South East Asia*. translated from *Les Peuples de la Peninsule Indochinoise*, (1962) by H. M. Wri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rdon, Bernard K.( 1966 ) : *The Dimensions of Conflict in Southeast Asia*.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ince-Hall Inc.
- Hall, Daniel George Edward ( 1955 ) :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 Han Sin Fong ( 1975 ) : *The Chinese in Sabah, East Malaysia*. Asian Folklore and Social Life Monograph 67. Taipei: Oriental Cultural Service.
- Hannah, Matthew G.( 2000 ) :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Mastery of Territ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ys, Stephen N. and Margaret H. Case (1962) :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 bibliographic guid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Hill, Lewis and Michael Hitchcock (1996) : "Anthropology," in Mohammed Halib and Tim Huxley (eds.),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11-45.
- Hobbs, Cecil C., ed. (1964) : *Southeast Asi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reference sources in western language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Hong Lysa (1996) : "History," in Mohammed Halib and Tim Huxley (eds.),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46-69.
- Hornbeck, Stanley K. (1942)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certain fundamentals of policy*.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 Huxley, Tim (1996) :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Mohammed Halib and Tim Huxley (eds.),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24-246.
- Jacoby, Erich H. (1949) : *Agrarian Unrest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Donald Clay (1970) : *A guide to Reference Materials on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in the Yale and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ie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Alun (2006) : "Narrative-Based Production of State Spaces for International Region Building: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6(2): 415-431.
- Kennedy, D. E. (1965) : *The Security of Souther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Kratoska, Paul H.,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2005) :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Krausse, Alexis (1900) : *The Far East: its history and its questions*. London: Grant Richards.
- Kahin, George McTurnam, ed. (1959) :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nnedy, Donald Edward (1965) : *The Security of Souther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Kern Institute (1926) : *Annual Bibliography of Indian Archaeology Volume I: for the year 1926*. Leyden: E. J. Brill.
- Kern Institute (1964) : *Annual Bibliography of Indian Archaeology Volume XVIII: for the year 1958 - 60*. Leyden: E. J. Brill.
- Lasker, Bruno (1944) : *People of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Knopf.
-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1946) : *A Short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New York: MacMillan.
- Lester, Alan (2000) : "Historical Geographies of Imperialism," in Brian Graham and Catherine Nash (eds.), *Modern Historical Geographies*. Essex: Pearson, 100-120.
- Lieberman, Victor (2003) :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u Hong (2002) : "The Contact Zones and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Mellissa G. Curley and Hong Liu (eds.), *China and Southsast Asia: changing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s*. Centre of 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and Monographs No. 149.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39-55.
- Lyon, Peter (1969) : *War and Peac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Lane, Charles B. (1966) : *Soviet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an exploration of eastern policy under Lenin and Stal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cVey, Ruth T. (2005) : “Afterword: in Praise of the Coelacanth’s Cousin,”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308-319.
- Mehden, Fred R. von der (1974) : *South-East Asia, 1930 – 1970: the legacy of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Mende, Tobor (1955) : *South-East Asia: between two worlds*. New York: Library Publisher.
- Myrdal, Gunnar (1968) :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 Nevadomsky, Joseph-john and Alice Li (1973) :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in western languages, 1960 -1970*.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o. 6. Berkeley: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Norman, Henry(1900) : *The Peoples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travels and studies in the British, French, Spanish and Portuguese colonies, Siberia, China, Japan, Korea, Siam and Malaya*. 5<sup>th</sup> impression. London: T. Fisher Unwin.
- Panikkar, Kovalam Madhava (1943) : *The Future of South-East Asia: An Indian View*. New York : MacMillan.
- Pelzer, Karl Josef (1945) : *Pioneer Settlement in the Asiatic Tropics: studies in land uti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colo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Asi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 Peterson, A. D. C. (1949) : *The Far East: a social geography*. London: Duckworth.
- Pluvier, John (1974) : *South-East Asia from Colonialism to Independence*. Kuala P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rcell, Victor (1951) :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rcell, Victor (1962) : *The Revolution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Purcell, Victor (1965) : *South and East Asia since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ndall, R. Richard (2001) : *Place Names: how they define the world – and more*. Lanham, Maryland: Scarecrow.
- Rau, Santha Rama (1955) : *View to the Southeas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Reid, Anthony (1988) :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 – 1680, Volume one: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iggs, Fred W. (1952) : *Formosa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t Rule*. New York: Macmillan.

- Schendel, Willem van (2005):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pp. 275-307.
- Smith, D. Warren (1900): *European Settlements in the Far East: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m,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etc.*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
- Solidum, Estrella D. (1974): *Towards a Southeast Asian Community*. Quezon: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 Stamp, Dudley (1929): *Asia: an economic and regional geography*. London: Methuen and Co.
- Steiger, G. Nye (1945): *A History of Far East*. Boston: Ginn and Co.
- The-Mulliner, Lian and Paul W. van der Veur eds. (1968): *Treasures and Trivia: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Southeast Asia accepted by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east Asia series, no. 1. Athens, Ohi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hio University.
- Thompson, Virginia and Richard Adloff (1948):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 Thompson, Virginia and Richard Adloff (1949): *The Left Wing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Williams Sloane Associates.
- Tilman, Robert O., ed. (1969): *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Praeger.
- Tuan Yi-fu (1990):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Upgren, Arthur R. (1943): "Southeastern Asia and the Philippines as a Marke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6: 9-21.
- Vandenbosch, Amry and Richard Butwell (1966): *The Changing Face of Southeast Asia*.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 Vinacke, Harold M. (1943): "Implications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for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ern As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6: 50-61.
- Wang Gungwu (1976): "The 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 – 1937," in C. D. Cowan and O. W. Wolters (eds.),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P. G. E. Hal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05-423.
- Williams, Lea E. (1976): *Southeast Asian: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Dick (1975): *The Neutralizatio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Praeger.
- Wyatt, Woodrow (1952): *Southwards from China: a survey of South East Asia since 1945*.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投稿日期：96年11月13日

修稿日期：97年4月20日

接受日期：97年5月5日